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天

地

人

物

事

理

氣

神

絜齋集卷七

宋

袁

燮

撰

論

管仲器小論

桓公得管子于罍囚之中

案桓公原本避宋欽宗諱置作威公今改正後倣此

置

射鉤之怨親迎于郊齋戒十日禮之于廟三酌而授政焉故孟子以爲學焉而後臣之在春秋時能盡禮尊賢如桓公者蓋鮮矣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得君又如此其專也然功烈之卑遊孔門者羞稱之仲何以得罪于聖

門若是耶嗚呼仲誠智術有餘者也而未聞先王之大
道迷其本而勤于末矣仲之相齊也舉賢才明賞罰令
行于諸侯九合不以兵車使民離左衽之患實有大功
焉惜乎其器小而易盈也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仲之
生平此一語盡矣如桓公問仲以行霸用師之道仲則
曰公欲定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爲之難以速得志
于天下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嗚呼齊大國也脩其軍
制使諸侯畢來取法皆定卒伍而脩甲兵將復見西周
之盛其規模豈不甚廣而仲以爲若是則功不可速成

遂使前日功業一朝掃地矣此皆仲未聞大道其器小
故其功如彼卑也大抵心之正者所用無不正而智有
餘者足以累其心由東周以來士大夫日趨于卑陋如
仲之才誠不易得矣然考其行事蓋智有餘而心不正
者也古之聽訟者令民入束矢鈞金非以爲利也仲依
倣其法亦使民入焉鑄金爲兵矯箭爲矢而甲兵大足
乃因是以爲利何其與古異耶古有擅人之官道王之
德意仲欲圖霸而恐天下不從乃使游士八十人播其
美于諸侯亦其利心之所發耳仲非不知經也惟其機

智有餘則竊先王之法以爲己利仲之心術不正彰彰
焉不可逃矣仲誠有意于治己者則心術之病固當痛
治而力鋤之惟其胸中所期不過區區功業足以顯名
于諸侯以終吾世而已心之正不正非所急也其心術
旣差又豈能正其君之心乎此皆器小之形也昔者左
丘明最愛管氏其書所載如辭子華之請受下卿之禮
類皆可美者及變古司馬法而爲區區之內政其用心
何狹哉此仲所以爲器小也仲制其國士與工商各自
爲鄉士鄉爲兵工商鄉專幹鹽鐵養兵于此取利于彼

其爲謀亦巧矣然用人傷于太多古昔司徒籍兵雖衆而司馬調之則寡孫武言興師十萬寧居七十萬人是七家而取一卒也今仲以爲五家爲軌而一軌出卒五人是一家而出一卒何其太甚耶仲之意以爲不如是則霸業不可以猝就苟一時之功而廢先王經久之制此仲之所以爲器小也大臣之職莫大于正君心桓公自言有大邪三而仲以爲無害其所以害霸者惟任賢之不專耳是仲之意不過欲其君專任已而不參以他人則已得以行其所欲爲耳而不知君心不正則爲治

之本不立功業豈能及遠哉仲之經營霸業八年而後成蓋亦勤矣然功業甫定而其心侈然娶三姓女官事不攝臺門反玷用國君禮已爲奢淫若是又安能止其君之縱欲乎君心日蠱壞故仲一死而小人用事史遷作夷吾傳專攻其失如桓公實怒少姬襲蔡仲因而代楚責包茅之不入桓公實伐山戎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皆探其心而深排之然則後人何所取信哉吾始亦疑之讀孔孟之書而後知孔子雖以仲爲器小爲不知禮然未嘗不稱其功以爲民到于今受其賜且有吾

其左衽之歎其稱之如此至孟子則不然曰管仲曾西
所不爲而子爲我願之乎誅絕之辭略不少貸孔子豈
有異旨哉蓋仲于周衰之際糾合諸侯攘卻戎夷有大
功焉孔子與丘明實受其賜不得不稱其功也及孟子
時去管仲已遠邇之世相去又益遠仲之澤已竭而其
過昭然不可掩矣正其罪而誅絕之其理固如此也雖
然孔子作春秋美桓公之盛而管仲不見于經豈非桓
公尊賢之誠可以引之當道而仲以區區智術而小之
此固聖人之所貶也噫仲真器小聖人之言真足盡其

生平哉

商鞅論

商鞅用于秦變法定令已而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乃黥刑其師傅夫太子君嗣也師傅爲戮辱
莫甚焉而鞅以峻法繩之不少假借知有公家而不知
其身他日之利害觀其迹若不徇已私者謂之忠臣夫
豈不可而君子羞道之何哉鞅非能忠者也迹若不徇
已徇已之尤者也或曰鞅辱及君嗣不顧其身之利害
焉在其爲徇已乎曰不然鞅之舉動無非已私彼以爲

行法不自近則令將不行而無以濟已之欲故假于公以成其私耳鞅刻薄人也其朝夕所圖富強之效也而富強不可驟致則違道而圖之先王之治民惟懼其不親睦也今使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以離散其歡欣和睦此豈先王之意哉有功者顯榮無功者無所芬華甚者宗室非軍功不得爲屬籍朝夕汲汲于功利而理之是非可否不問也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于道者有刑使民惴惴然手足莫知所措雖一時致富強之效而秦之本根撥矣鞅豈不知其悖理哉以爲法禁

不嚴則富強之效不可致富強之效不可致則無以滿
君之欲而固已之寵也夫以固寵之私而違道以邀公
利此非徇已之尤者乎古者井田之法自十夫有徑等
而上之爲畛爲涂爲道爲路至萬夫而止所以通車徒
便往來不得不若是詳也鞅起而更之併其千爲一而
謂之阡併其百爲一而謂之陌阡陌之法行則道路少
而田益多穀粟不勝其富而井田雖廢不恤也古者五
家置一比長等而上之爲閭爲旅爲黨皆置官焉官雖
多廩祿雖費而訓告其民者至悉也鞅併鄉遂以爲縣

五千戶始置一令不及此者惟置長官職旣少而廩祿多歸于公上雖變古法不顧也嗟乎古先聖王經理天下事事物物各處其當其思慮至悉而鞅徑變之以富強其國以威制諸侯以顯名于天下以滿足其君之欲以益固其位鞅之徇已毋乃太甚哉天下道二曰公與私而已公天理也私人欲也人欲熾于胸中凡可以利己者無所不爲而天理何在哉景監嬖倖而鞅因之以進說君以帝道而不合則屢變其說而卒以強國之策售其欺鞅之急于進取如此其後秦人怨之者衆趙良

勸其去位而不能從則其施爲舉錯何往而非已私耶
嗚呼其行法于君也似不阿其勤耕織也似知本其令
行禁止也似有功然探其心術則人欲紛亂而未嘗須
臾寧息君子豈以其迹而掩其心哉道不拾遺山無盜
賊人以是爲鞅之功鞅以峻法繩其民特劫于威服爾
何功之云心術一差萬事顛沛君子是以知利心之不
可有也鞅之設心日夜惟已是利及其出亡至無所舍
車裂以徇爲千古笑鞅亦何便于爲已利哉

諸葛孔明論

君子胸中之規模要不可狹也有三代王佐之規模斯
有三代王佐之事業甚哉王佐之規模非淺識所可窺
也彼道德之富涵養之深胸中所藏莫知其際豈可以
一節稱一行名哉後世之士不足以進于三代我知之
矣自處爲甚卑一節一行足以自表則其心足焉宜其
規模之狹不足以望古人也春秋以來如鄭子產晉叔
向皆賢卿大夫也其規模已不足以望三代之士又況
秦漢而下乎偉哉孔明生于兩漢之後而庶幾乎三代
王佐之規模此豈區區一節一行之士哉高臥隆中不

求聞達每抱膝從容長嘯其所以自養者孰得而測之
先主以帝室之胄英才蓋世枉駕草廬三往而後見非
自尊也其所抱負者大用之不敢輕使先主不能降屈
以至于再三吾有獨善其身而已矣世方汲汲于功名
而孔明恬然若無意者此其所存者何如而規模豈易
量哉相先主治蜀明賞罰核名實撫百姓示儀範此未
足以見其規模也蓋讀出師一表而後知之昔周家之
制中外一體故王之左右職衣服飲食者皆屬之天官
惟其一體故也自漢而下無能識此意者今孔明之言

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具言其臣
良實忠純者宮中之事宜悉咨之其深明夫一體之義
乎自古大臣出征于外而國中晏然者惟周公爲然今
孔明亦連歲出師而未嘗以根本爲憂非疎也蓋有以
處之也郭攸之費禕董允之徒朝夕翊贊于內又有性
行淑均如向寵者又言侍中尙書長史參軍皆端良死
節之臣願親信之其國中多賢若是而誰敢萌窺覲之
心王佐之經綸豈意復見于此時乎彼非仕而後學者
意其在畎畝中龐德公徐元直之流相與講之者熟矣